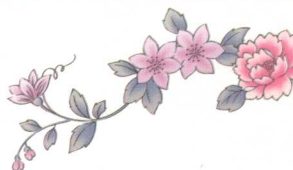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13

杨晓敏 秦俑 赵建宇 选编

2013中国年度小小说



乔叶《五分钟和二十年的爱情》

韩少功《秀鸭婆》

毕淑敏《带白蘑菇回家》

陈毓《白马》

申平《芒来的儿马子》

刘心武《山草壮》

格非《不可知的偶然》

刘建超《流泪的水》

聂鑫森《风雅人物二题》

符浩勇《如果有来生》

漓江出版社

014005941

I247.8

192

2013

2013中国年度小小说

杨晓敏 秦俑 赵建宇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I 247.8

192

2013



北航

C169287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3 中国年度小小说 / 杨晓敏, 秦俑, 赵建宇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12

(2013 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6867-6

I. ① 2… II. ① 杨… ② 秦… ③ 赵… III. ① 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8874 号

2013 中国年度小小说

选编者 杨晓敏 秦 俑 赵建宇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王 楠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867-6

定 价 30.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五分钟和二十年的爱情

..... 乔 叶 (1)

笑 容 吴念真 (2)

糖 陈 毓 (4)

白 马 陈 毓 (5)

秀鸭婆 韩少功 (7)

不可知的偶然 格 非 (10)

芒来的儿马子 申 平 (12)

骆驼追 申 平 (14)

壶 碎 李敬泽 (16)

何五娘子 陈源斌 (18)

入侵者 芦芙荭 (19)

流泪的水 刘建超 (21)

老街神算 刘建超 (23)

山草壮 刘心武 (25)

动 机 孙春平 (27)

送奶工杨琴 明前茶 (29)

陪护老董 明前茶 (31)

带白蘑菇回家 毕淑敏 (32)

如果有来生 符浩勇 (34)

风雅人物二题 聂鑫森 (36)

握 手 方英文 (41)

半堂课 王琼华 (42)

脚 行 孙方友 (44)

请叫我麦子 田洪波 (47)

偶 然 夏 阳 (49)

她长得像我妈 巩高峰 (51)

小成长 巩高峰 (53)

不 老 非 鱼 (55)

少年秋 宋志军 (57)

小小孩子的春天 (二题)

..... 孙卫卫 (59)

榕树下的酒庄 海 华 (62)

淳于琼 邓洪卫 (64)

稀 奇 谢大立 (66)

1965 年的狼 陈力娇 (68)

两个幸福的女人 赵 新 (70)

代理村主任 赵 新 (72)

找 地 胡金洲 (74)

恋 爱 刘国芳 (77)

行为艺术家 雷杰龙 (79)

庆 寿 司玉笙 (81)

有一种惩罚叫表扬 凌鼎年 (83)

阳光暴 谢宗玉 (84)

回家路上 胡海洋 (86)

咸菜汤 周 波 (87)

滔滔不绝 周 波 (89)

麦芽糖 江 岸 (91)

杀人者唐斩 秦 俑 (93)

怯 懦 安 宁 (96)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

- 蔡 楠 (97)
- 有这么一天 李永康 (100)
- 幸福药片 秦德龙 (101)
- 年 关 李立泰 (103)
- 免费午餐 安 勇 (105)
- 回 乡 杨小凡 (107)
- 局长念白字 韦 名 (108)
- 独立思考 谢志强 (110)
- 乡间的读书人 王 往 (112)
- 摆 渡 叶仲健 (114)
- 回老家过年 邢庆杰 (116)
- 造 人 许 锋 (118)
- 身不由己 张晓林 (119)
- 十一条街 于心亮 (122)
- 同 伙 周海亮 (124)
- 野猪横行的日子 夏一刀 (126)
- 绝 鉴 何一飞 (128)
- 鸽子笼 袁省梅 (130)
- 幸福的鸭尾椎 申 弓 (132)
- 鳊 鱼 魏柏林 (134)
- 女儿锁 万 芊 (136)
- 送 羊 李德霞 (138)
- 百孝寺的尚德宴 吕啸天 (140)
- 凉 意 茨 园 (142)
- 肉食人 高 军 (143)
- 鸟和鱼的爱情 谷 凡 (145)
- 不说爱情 顾文显 (147)
- 包 叔 安石榴 (149)
- 男孩清水 陈振林 (151)
- 詹白衣 李培俊 (152)
- 最好的魔术师 蔡中锋 (154)
- 爱莲说 田双伶 (155)
- 碧 玺 立 夏 (157)
- 年 魅 陈柳金 (160)
- 苏先生 马宝山 (161)
- 逻 辑 李伶伶 (164)
- 传说中的老爷 梁小萍 (166)
- 突 然 凌可新 (168)
- 白露未晞 张玉玲 (170)
- 牛 斗 金 光 (172)
- 最美的老师 刘立勤 (174)
- 青光眼 杨崇德 (176)
- 老人和马 梅 寒 (178)
- 距 离 陈 敏 (180)
- 1082 棵树 范子平 (182)
- 成长的秘密 孙道荣 (183)
- 归 隐 吴富明 (185)
- 父子夜话 韦如辉 (187)
- 白虎汤 杨海林 (188)
- 大河的平静生活 王建刚 (190)
- 画 师 卢 群 (192)
- 山上有棵大树 欧阳明 (194)
- 立 夏 伍中正 (196)
- “蓝带”传真 莫树材 (198)
- 太极神偷 侯发山 (199)
- 死 党 袁炳发 (201)
- 橘子树 于德北 (203)
- 琴湖的第十七个凉亭
..... 远 山 (205)
- 美女后遗症 王培静 (207)
- 承 诺 白旭初 (209)
- 门牙很重要 宁 柏 (211)
- 茶 嫂 林俊豪 (214)
- 平淡是福 薛培政 (216)
- 一个巴掌拍不响 崔 立 (217)

- 倒立行走 陈 武 (219)
- 其实很简单 戴 希 (221)
- 麻醉师酒吧 许 仙 (222)
- 联 系 邓耀华 (224)
- 捅下水道 佛 刘 (226)
- 讲 究 庄 学 (228)
- 幸运号航班 方东明 (229)
- 温柔的骗子 非花非雾 (231)
- 母子羊 孙见喜 (232)
- 葛花儿灿烂 张绍广 (234)
- 村妇桐花 赵明宇 (236)
- 歪打正着 冯 巧 (238)
- 对 岸 甘桂芬 (239)
- 黑面陈 墨中白 (241)
- 大 牙 刘靖安 (244)
- 马大鞭子 王庆献 (246)
- 给自己一次机会 孙 凯 (248)
- 裸 婚 王大举 (249)
- 纠 结 刘向阳 (251)
- 朋友啊朋友 乔 迁 (253)
- 心 崖 蓝 月 (255)
- 另类服务 陈树茂 (257)
- 化 刀 江泽涵 (259)
- 请问你找谁 段淑芳 (261)
- 艳 遇 冷清秋 (263)
- 无敌暗器 余显斌 (264)
- 说 戏 安晓斯 (266)
- 网购时代 肖宁嘉 (268)
- 战 马 林长兴 (270)
- 养柿子 衣 袂 (271)

五分钟和二十年的爱情

乔 叶

冬天的风吹到哪里都是刺骨的冷。正午时分，当我出差乘坐的列车缓缓到达这个名叫“紫霞”的小站时，尽管车厢里沉闷依旧，却仍然没有人打开车窗换换空气。我的目光透过厚厚的车窗倦怠地打量着外面。看起来，这是一座很荒僻的小城。

列车在此站停五分钟。

“哗——”车刚停稳，我对面的中年男子突然利落地打开了车窗。也许实在是不能忍受车厢里的浑浊，他居然将头伸出了窗外。风卷着细尘肆无忌惮地吹了进来，我不由得竖了竖衣领。

“小菲——！小菲——！”他忽然大喊，我被他吓了一跳。周围的乘客也都惊奇地看着他。很快，一个妇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在车窗外站定。她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皮肤粗糙，却是健康的黑红色，微微发福，不过可以清晰地推测出她年轻时的娟秀。

两人一时间却没说话。男人似乎有一点儿不敢看她，他下意识地把手脸转向车厢，顿了一顿，方才又转过去：“今天没课吗？”

“有四节课。我请了假，放到星期天给孩子们补。”女人说。

“工资能开得出吗？”

“经常拖欠着，不过四百多块也够花了。粮食和菜都是自己种的，平日花不了多少钱。”妇人说，“你呢？你能开多少？”

“没多少，和你差不多。”男人说。从他的衣着透露出的信息看，他的工资显然不是妇人所能比的，但他却是那么含糊着，似乎他比她富有对他而言是一种难堪的羞愧。

“你看，多快，二十年了。”妇人又说。

“是啊，都二十年了。”

又是沉默。

“我们一起教过的那个学生王有强清华都毕业了，现在是北京一家大公司的副

总经理了。”女人说，“他年年给我寄贺卡。”男人点点头。

“你返城时偷偷给你盖过章的那个老会计去年死了，得的是肝癌。你说多巧，他的老婆也是得这种病死的。”

男人垂下眼眸，沉默着。他一个个地剥着手中的橘子，但是一瓣也不吃。

“你是骑车来的吗？”男人终于问。

“是的，还买了一张站台票呢。”女人笑道，“想给你煮一些鸡蛋吃，可是火不旺。好不容易煮熟了，我紧赶慢赶，还是差点儿迟了。”一袋热气腾腾的煮鸡蛋递了上来。袋子下还滴着水，然而男人毫不犹豫地把它放在了制作精良的裤子上。

发车的铃声响了。

“回去的路上，你慢点儿。”男人说。

“你也慢点儿。”女人说。

“我没事，火车最安全了。”男人笑道，这是他第一次笑。他从窗口递出一大袋剥好的橘子，女人踮起脚尖接过去，眼圈红了。

火车启动了。慢慢，慢慢。

女人转身往回走，用袖子去抹眼睛。男人没哭，他剥开一个鸡蛋，打开蛋白，圆圆的蛋黄像一枚太阳。一滴泪，终于落在他的手上。

这是我很多年前亲眼目睹的一场二十年的爱情在五分之内的完整汇集。从始到末，没有一句精彩的台词，没有一声热情的问候，没有一点儿像样的表达，没有我们习惯想象和看到的一切。但是，我震撼，喜欢，并且铭记。

笑 容

吴念真

后来那群人都老了，也都病了。

三四十年的矿工生涯之后，他们陆续得了硅肺症：咳嗽、哮喘，长期激烈劳动锻炼出来的筋肉慢慢萎缩，脸颊凹陷、肤色灰白、两眼无神，终日内衣、睡裤一件，窝在家里某个角落的躺椅上，鼻孔塞着氧气管，像受伤的动物一般，动也不动，呼吸艰难之下甚至连话都懒得讲。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他们偶尔会拖着小氧气瓶，以有如电影慢动作一般的脚步逐一走出家门，在巷尾的电线杆下聚集。

抽烟是他们一辈子的嗜好，身体既然到了这种地步，更没人觉得有戒掉的必要，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有默契地一起关掉氧气，各自点起烟，有一口

没一口地抽。

往昔经常被他们粗声粗气地叫唤、咒骂的太太们好像终于等到可以报复的时机，每次只要看他们掏出香烟时就会大声吼着在巷子里玩耍的孙子，说：“离远一点儿啊，你阿公不怕氧气爆炸存心要死，你们可不要傻傻地跟着陪葬！”或者故意闲闲地说：“抽吧，抽吧，抽死总比死了没得抽快活！”

他们始终沉默，不知道是没力气，还是根本连回嘴的意识和动机都没有。

他们最后一次展现昔日的骂劲是有一天警察冲进巷子，说他们是“公开聚赌”，硬要带去分局拘留。听说他们把氧气管一拔，仿佛要把压抑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怒气全部宣泄出来似的，台式、日式的咒骂接连不断，然后说：“大尾的你不抓，抓这几个加起来将近三百岁、赌资总共才两百八十元的人……你抓着有什么意思？要抓我们回去干什么？”

没想到后来太太们提起这件事时，却都带着些许的哀怜，她们说：“可怜哦，才刚骂完，一个个都忙着抓起氧气用力吸，一个个都喘得像狗似的。”

那年冬天，他们陆续都住进医院，加护病房和普通病房来回替换，可是没有人有可以期待的出院日期。

有一天，一个三十来岁的儿子去医院看父亲，两个人无语，后来他问父亲说：“有没有想吃什么？”

父亲说：“……可以现吃现死、现超生的东西！”

儿子想了一下，在父亲的耳边说了什么，没想到父亲的嘴角竟然微微上扬，慢慢起身拔掉氧气管，然后朝其他人说：“起来吧，不要再躺了，我儿子要带我们去楼顶晒太阳！”然后有点儿顽皮地跟他们做了一个手势。

父亲领头，后面跟了六七个人，他殿后照顾，一群人走一步、停一步。

那天的阳光灿烂、温暖，天空和远处的海都蓝得发亮。

儿子掏出香烟，为他们一一点上。儿子感觉像犯罪，但当看到他们深深地吸了一口，脸上逐渐出现和躺在病床上截然不同的神情时，他似乎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年轻的护士捧着药盘忽然出现在楼梯口，不可置信地看着这群人。儿子怕她可能的训斥打断了他们的快乐，于是用他们绝对听不懂的英文跟她说：“就让他们快乐一下吧，请忘记你所看到的。”

儿子无法忘记的是，他看到父亲赶紧把香烟捏熄，手往背后藏，而脸上却出现久违的笑容，那笑容就跟当年自己好奇偷抽烟，却被父亲当场活逮时一模一样。刹那间，儿子觉得自己和父亲竟然如此亲近，仿佛曾经一体。

后来，这些人就在医院里一个接一个离开，没有人再回过家来。

糖

陈 毓

除夕的团圆饭是在饭店吃的。回到家，春节联欢晚会还没有开始。中年的她和老年的父母，以及一男一女两个少年闲话。女孩是她的，男孩是哥哥家的——哥嫂去同事家打麻将了。他们连续几年都没有认真坐下看春晚了，说，没意思，还不如打麻将。

为什么现在过年没意思？为什么各种吃的喝的堆满了厨房储藏间，但他们不觉得香甜，反倒觉得累赘？送人都送不出去，因为送之前就预想到那些人也不稀罕。他们连带同情起眼前的孩子来：什么都不缺，幸福感却疲沓沓的。比如你给现在的孩子发压岁钱，发一百或者发一千，甚至一万，他们都懒得激动一下。

说到钱，父亲像是想起一件多有趣的事情似的，说他就为两分钱为难他的母亲。

两分钱？不会吧？孙子和孙女终于把眼睛从 iPad mini 上移开，直了一下腰。在晚辈鼓励性的注视中，父亲讲了这个久远的故事——

“如果有两分钱，我就能参加小学毕业典礼。但我没法向娘开口，我没开口，就知道结果。我前一天为 37 斤粮食为难过母亲一次了，我要交给学校两个月的口粮是 57 斤，毕业了，就不能再拖欠。娘把柜子底用刷子扫过一遍，也只得到 37 斤粮，如何去补 20 斤的缺？最后还是管伙食的班长从她家里带了给补上的。”

“她喜欢你，一直喜欢你。”坐在沙发上的她的母亲补充了这一句。

“噢——”两个孩子哄笑。这隔代人的朦胧故事在他们眼里很绿色。

父亲笑一笑，接着讲他的故事：“我还是开口了，向娘要两分钱。娘把包珍贵东西的布帕打开，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出两分钱。她叹息一声，走到屋子外面抹眼泪去了。

“既然休学是注定的，不参加毕业典礼也只不过是提前半天结束读书时代。算了。可我们班长拉拉拽拽，硬是把我带进了毕业典礼。我坐在她的身后。毕业典礼的‘主角’，是围成一圈的桌子上的 6 只盘子，盘子里是花花绿绿的水果糖。

“一颗糖塞进我的手中。我的手指捏着那颗糖，手指立即体会到了糖的甜味。把糖放在鼻子前，鼻子立即逮住了那股甜味。我没有给嘴巴亲近糖的机会，糖藏进了我的口袋。我要把糖给娘。我坐在毕业典礼上，糖就该给娘享受。

“第二颗糖固执地擎在我嘴边……”

“还是那个一直喜欢你的女班长吧。”母亲适时插入的话又逗笑了两个孩子。

“糖这次被聪明地剥了糖纸，我的嘴唇一下子就尝到了糖的甜味。

“我慢慢吞咽，摸了摸口袋里的那颗糖，想着早点把它送给娘。典礼结束，我的小学时代结束，我的整个学生时代也将结束。我唯一能拿到娘眼前的，是我口袋里的一颗水果糖。

“我回家，要蹚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前两天的暴雨使河水涨起来，我的裤子被齐腰打湿。正是暑期，上岸后我的裤子就会被太阳烤干，被风吹干，被自己的身体暖干。真不算什么，我一点也不担心。

“一到家门口我就喊娘——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送礼物给娘。我的手伸向娘缝制的深口袋，我的裤子口袋。但是，我娘，还有那些跟着我的大声喊叫来到跟前的人，只看见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淡绿色的糖纸。他们失望地走开了。我哭了。我娘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不明白糖去了哪里，我不知咋说清糖的去向。

“‘他自己把糖吃了。剩下一张糖纸哄人。’不是！但我只能在心里无声抗议。

“晚饭的饭桌撑起在椰树下。等大家围坐在一盆稀寡的面汤前，我娘郑重向大家宣布：六生的那颗糖我尝到了，我舔过六生的裤子口袋，口袋是甜的，有糖的味道。我娘说，我知道六生的糖去了哪里，馋嘴的水神把六生给娘的糖吃了。让水神甜去。我娘笑眯眯地说。”

父亲的故事讲完了。两个孩子竟然不约而同地伸手去够桌上的一个糖盒，盒子里盛满了瑞士糖。两个孩子笑嘻嘻地说，他们第一次知道爷爷的小名：六生。多土啊！

白 马

陈 毓

三天前，他看见那匹马，只一眼，爱已无药可治。马在黎明的地平线上向着太阳驰骋，轮廓一片金黄。但经验告诉他，马是白马。他注视着马的背影起伏，直至消失。他在马离去的蹄声中失魂落魄。蹄声如鼓点敲击大地，余音不绝，荡到他的脚心、膝盖，再到他的小腹，在那里盘桓。

已经两天了，他都神不守舍，不时倾耳而听，期待那独一无二的蹄声再次响起。

他是驯马师，大草原上最优秀的驯马师，驯服野马是他一生的光荣。他是野马的敌人，也是野马的知己。

他在第三天黎明前夕等在他遇见马的地方，他预感马会来和他约会。

带上驯马师的套索、鞭子以及嚼子，它们从祖先那里留传下来。他想起他的工具，却决定放弃工具。赤裸的马，天籁一般妙不可言的马，任何工具对它都是侮辱。他决定徒手对待白马。

他捕捉到风中马的气息，循着气味，他看到了那匹马。在这一刻，马的剪影是黑的，马的鬃毛像一排密集的黑色旗帜，但他依然确信，马是白马，白云的白。

他“嗨”一声，那一声“嗨”寄托着他对马仅仅两天两夜过去就好像凝集了一生的情感。他敏感地意识到马也明白他的情感，马的双耳陡然一竖，黎明的地平线忽然一亮，“哗啦”一声，点亮天地之间那匹伫立的马。几乎同时，马一个打挺，在他目不转睛的注视里，完成从起步到飞驰到止步的一个完美过程。然后，像是报答他的守望，又像是要自夸给他看，马鬃耸起，状如飘雨，四蹄翻飞，色白如霜。

他耸动鼻翼，心醉神迷，但他清醒地意识到眼前的约会稍纵即逝。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动作，把身体变成一朵云，袅袅升腾，飘上马背。

他感受到了马背的温度、弹性，但几乎同时，他像一滴难以栖息在树叶上的水珠一样，在马背上弹跳而起，跌落在马身后的草地上，溅起草的浓香、露珠的清香、铁线莲薄凉的冷香。穿过这些混合的气味，白马独一无二的气息扑进他的鼻腔。

他再次把身体聚拢成一朵云，飘向马背。他依然白费力气，再次坠地。白马稳立不动，目露促狭，像是在奚落他，又像是在嘲讽他。

他仰脸躺在地上，向白马伸出双手，嘴里喃喃自语着。

他听见四周轰然而起的笑声。

你还是驯马师吗？

你像个发了情的娘儿们，黏黏糊糊的。

你忘了你的鞭子、套索、马嚼子啦？

他的那些驯马的搭档，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真是昏了头，忘了潜伏在白马身边的危机。

多么漂亮的一匹马啊！伙伴们赞美道。

去野马那里，带上你的马鞭和嚼子。你忘了这些了？一个驯马师怎能忘了这些！奚落他的同伴，把一根长长的套索向白马抛去。

他从草地上跃起的同时，看见三根套马索从三个角度抛向白马的脖子，把腾空从半空绊倒在地。马在脊背触地的刹那再次腾起，像一团火焰跑远了，脖子上的绳索在它的身后哆哆嗦嗦，一路延伸，似乎可以延伸到天边。太阳猛然一

跃，马卷裹的那团火焰在天边再次被绊倒，绊倒后马又挣起，如此数次，像夏日雷雨天在草地深处炸响的连环雷。一团火焰，又一团火焰。三个驯马师拉着套索滚下各自的马背，被白马拖拽着在草地上犁过，却都不松手。又有三个驯马师齐刷刷抛出手上的套索，把他们像石头般沉重的身体坠在各自的套索上，一起对付那孤胆英雄。

冰冷的马嚼子穿过白马的嘴唇，缰绳也已套上。天光大亮，所有的人都看清眼前这四马。它通身熠熠生辉，仿佛神就住在它那一边。

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拉着马缰绳跃上白马优美的脊背，但他旋即像被利剑刺中一般滚落下来。另一个知难而上，被马闪电般一甩，也跌下去了。

同伴的号叫唤起驯马人心中更大的野性。六根套索如死亡的绞索，把马拉翻在地。

跃起，摔倒。摔倒，跃起……似有一千次。

嫣红如红宝石的血滴从白马口部滴滴跌落。即便这个时候，他心爱的白马依然睁着那双不染一尘的眼睛，它不知道不屈服的马儿在驯马人这里是不存在的。被驯马人捕获的马儿，只能站在他们一边。

白马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马被杀死，变成驯马人胃囊中的物质。马的精神将来到人的身体里，马的勇气、气力、无畏、不屈，这些都是驯马人看重的。宰杀烹食马肉的过程，充斥着欢庆，男人举杯痛饮，女人载歌载舞，孩子为争一块马的拐骨扭打在一起。

奇异的肉香不可阻挡地冲进他的鼻腔，刺激得他眼泪滚滚。

他渴望得到马的头骨，哪怕他要为此和那个杀死马的驯马师决斗，他也不放弃这最后的机会。他想要珍藏它，像珍藏可以一生缅怀的爱情。

当夜晚的虫鸣被睡神宽大的袖笼收没，寂静的草原夜，只有他和他的马头琴醒着，如泣如诉。他恍惚看见白马驮着他驰飞，马鬃飞扬，状如飘雨，四蹄翻飞，色白如霜，使他风生耳后，鼻头出火。

秀 鸭 婆

韩少功

这个汉子绰号“秀鸭婆”，眼下就坐在我面前，提到的一段婚礼胡闹，倒是让我略有印象。当时是婚后第二天吧，大家意犹未尽上门起哄。姚大甲用一个陪嫁的马桶罩住他脑袋，整得他两手困于糖果，腾不出手来摘马桶，只能瓮声瓮气地

喊：“憋死我了，憋死我了……救命啊……”那样子实在好笑。

大甲乐颠颠地强令他交代洞房勾当，否则要脱掉他的裤子。他死死抓住裤头，一个劲地央求：“我讲，我讲。”

有人不耐烦：“那你就快讲！”

他左看看，右看看，发现自己无处可逃，才吞吞吐吐地说：“昨天晚上见她眼睛翻白，全身出汗，以为她会死了……后来才晓得，那是她喜欢……”

大家一片浪浪的大笑。

他趁机逃出魔掌，跳到远处，一脸涨红。“你们这些城里崽……好拐啊，好拐啊，好拐啊……”一时竟骂不出别的什么话。

新娘子正巧挑水回家，见新郎叫骂不已，又听到众人大笑，猜出了什么，一张粉脸羞得通红，放下担子就跑，洒了好多水在青石板上。

这以后的故事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有一些是经别人提示，我从遗忘中慢慢打捞出来的。是茶场里盖仓库还是盖宿舍？反正都差不多吧，这位队长去梁上钉檩条，一脚踩空，从梁上栽下来，砸在一堆乱砖上，据说把男人的东西砸坏了。坊间的传说是，从此他很少回家去，有一天走进家门竟发现老婆抱着一个汉子在床上打滚，脱下的衣服丢得到处都是。狗叫声把床上人惊醒了。他当时进退两难，羞恼万分，竟把自己一张脸憋出了猪肝色。他后悔自己回家来取棉衣。

他老婆倒是大方，下床整理衣装和头发，把衣服递给野汉子，等对方穿戴好，还当着老公的面送野汉子出门。她回来后一声不吭，做好了饭菜，自己却不吃，收拾了几件衣物，抱孩子出门去了娘家。

村里几个后生劝他去把老婆接回来，他眼睛红红地说：“没用，没用。她身子回来了，心还是在外边。”

有人怒气冲冲，鼓动他去把那个狗婆子打一顿。

他抹了把脸：“这事怪不得她，只怪我。”

他变得沉默少言，只是一说到儿子就津津乐道，十分陶醉，眼中透出明亮的光辉。据他说，那个小崽子还不满两岁就能抓笔写字，虽然满纸都是天书，但一个格子里画几下，很有章法似的。

他也惦记两个妹妹。大妹三岁那年，小妹出生，因为家里穷，又因为阴阳先生算出了两个命该过继的八字，被父母一起送给别人。父母去世以后，他常常买上几尺布和一包点心，翻过大王岭去看妹妹。两个妹妹一见他就哭，抱住他久久不放手。她们又黑又瘦的脸，结成麻绳一般的乱发，冻得满是血口子的手背，还有补丁叠补丁以至结成一大团的棉裤裆，让当哥的心痛如割。每次回家时走到避人处，山坡上那两个小黑影看不见了，融入天边晚霞里了，他就泪如泉涌。

三十岁那年，他去给父母上了坟，然后来到两个妹妹的继父母跟前，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前额砸在地上：“对不起，我要把她们带走。”

妹妹的继父母相互对视了一眼，不好说什么，只是请他起来。“也难得你当哥的有情有义，不过这七八年下来，不算我们两家说妥的三担谷，我们就算是养两只羊，也要吃掉成山的料吧？就算养两只鸡，也要吃掉一船的谷吧？”

“你们放心，我绝不让你们吃亏。你们说多少，就是多少。”

“这不是小数，你再想想。”

“不，今天你们不答应，我不会起来。”

双方后来商议的结果，是当哥的拆了两间屋，加上东讨西借，凑足了二十担谷的钱，总算把两个妹接回了家。

就凭这一条，不管他如何戴绿帽子，村里人说起他还是跷一根拇指；不管他婆娘如何浪，如何野，如何伤风败俗，村里人说起她也没太多恶语。因为夫妇俩硬是把两个妹妹养大，让她们补读了几年书，还给小妹治好了癞子，把她送去省城治好了眼疾。待她们成人，哥嫂给她们各备一份嫁妆，一大柜，一中柜，两挑箱，四床绣花被，把她们打扮成镜子里的两朵花，风风光光嫁了出去。人们说，两个妹妹出嫁时都是哭得昏天黑地，哭得送行的女人们无不撩起袖口或衣角暗自拭泪。

秀鸭婆为此欠下了不少债，包括一位堂叔的钱，利滚利，三年间滚成六百多元。这位堂叔几乎引起乡亲们的公愤，但秀鸭婆一直认账，坚持还完了最后一分钱。堂叔是一位孤老，死后还全靠这个侄子送终。他又出钱又出米，力排众议，到处张罗，坚持要为堂叔“做七”，圆圆满满地完成了七天奠礼。“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不管怎么样，他是我叔。”这是他事后对乡亲们的解释。

我不久前遇到他时，他已经老了，还瘸了一条腿，已不能上房干活儿，只是帮儿子看守一个煤气站，卖罐装液化气的那种。遇到生意清冷，他就在屋后的湖边钓鱼。

他淡淡地说：“草木一秋，人生一世，这日子过得太快了。”

“梁队长，你这一辈子可不容易。”

“也没什么，大家都一样。”

“有些人不会这么想。”

“做好人，当然是要吃亏的。”

“是这话。”

“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也没什么意思。”

“我相信。”

“一天天扛，总觉得自己扛不下去了。”

“人都没有铜头铁臂，都不是神仙，都有扛不下去的时候。”

“你会不会关虾子？”他突然换了个话题。

“梁队长，我想起来了，当初就是你挑一担行李，送我到公路口……”

“白露一过，虾子就肥了，就呆了。”

他好像有点耳背，根本没看到我的惊讶和激动，只是冲着我笑了一下，再次把钩钩甩出去。我久久地凝望水面，凝望水里的青山倒影，水里的白云和蓝天，还有一只无声飞过的孤单白鹭。

不可知的偶然

格 非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分。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还是个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自己是有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不严厉是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说，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位镇上姓翟的小学老师，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如何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见了我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文教局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完，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家，永远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张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递上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而言，是一座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而且去了也不知道县文教局在哪里。这些都是我无法逾越的困难。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儿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你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破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就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